

澳門與故宮：四百年的器物對話

吳志良

七日談

澳門篇

踏入故宮鐘錶館，凝視那具「銀鍍金南懷仁欸渾天儀」時，時間彷彿在齒輪咬合間倒合。銀輝流轉的星盤上，不僅鐫刻着天體運行的軌跡，更銘刻着濱海小城與紫禁皇城之間跨越四百年的文明對話。這對話，始於器物，卻遠不止於器物。

當十六世紀葡萄牙商船在媽閣灣鳴笛，澳門，這個珠江口西側的彈丸之地，便注定成為連接東西方的獨特津樑。幾乎與此同時，紫禁城作為中華文明的心臟，正以其巍峨宮闈與典章制度，吸引着世界的目光。一邊是海風浸潤的開放口岸，一邊是禮制森嚴的東方殿堂，二者看似遠隔，卻因無數器物的流動，締結下不解之緣。

這些器物，是沉默的信使，是文明的渡船。

利瑪竇、湯若望、南懷仁……這些名字，是隨着西洋鐘錶、天文儀器、珐瑯彩器，經由澳門這一「文明導管」，走入紫禁城深處的。他們帶來的，不僅是奇巧的「貢品」，是科技與藝術的潤澤，更是全新的宇宙觀與知識體系。

《坤輿萬國全圖》徹底撼動了中國士大夫的「天下」觀念；西洋曆法助力康熙帝革新了欽天監的測算；而那具南懷仁設計的渾天儀，更是中西科技智慧交融的巔峰之作。故宮所藏近兩百件西洋鐘錶，其十之七八，來路皆指向澳門。無論是乾隆皇帝酷愛的「寫字人鐘」，還是「象拉戰車樂鐘」，其精密的機械結構報刻着歐洲的工業曙光，其富麗的裝飾風格卻

往往迎合着東方的審美趣味。

它們不僅是計時工具，更是宮廷中的「國際演員」，在每一次鳴響與轉動中，完成文明的展演。與此同時，顯微鏡、溫度計、外科手術器械，這些代表着西方實證科學的物件，也通過粵海關的採辦、傳教士的進獻，悄然改變着宮廷生活的細節。甚至一隻繪畫珐瑯杯盤、一件套色玻璃瓶，其璀璨的色澤與新穎的工藝，都直接刺激了清宮造辦處玻璃廠與珐瑯作的工藝革新。一件「銅胎畫珐瑯西洋人物鼻煙壺」，其筆觸與風格，分明帶着經澳門傳入的西洋畫珐瑯技藝的基因。

文明的對話從來不是獨白。當西洋器物北上京師時，滿載着中華文明粹粹的商船，正從澳門揚帆自東徂西，中國風也遠航與浸潤歐洲。

絲綢、瓷器、茶葉，這些東物產在歐洲掀起了一場持久不衰的「中國風」(Chinoiserie)。這不僅是物質的流動，更是審美與思想的滲透。歐洲的宮廷與莊園裏，開始出現中國式的亭台樓閣、捲草紋飾；哲學家們從經澳門傳教士翻譯的儒家典籍中，找到了批判專制王權的思想資源；伏爾泰盛讚中國是舉世最優美、最古老、最廣袤、人口最多、治理最好的國家。

廣州十三行的畫師們，繪製了大量描繪中國園林景致、市井生活的外銷畫，這些畫作經由澳門，成為歐洲人想像東方、摹仿東方的視覺藍本。澳門當地的土生葡人，更創造出融合中式鑼鼓與歐洲舞步的「土風

舞」，成為跨文化藝術的活態結晶。此刻，若我們漫步於里斯本的古董店，或凝視凡爾賽宮裏的中國瓷瓶，依然能感受到那股源自紫禁城、經由澳門放大並遠播的東方韻味。

站在故宮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的歷史節點回望，這段跨越四百年的器物對話，賦予了這座文化殿堂全新的時代使命。故宮不再僅僅是中華文明的守護者，更應成為全球文明對話的推動者。而澳門這個文明中轉站，在今天被賦予了新的角色——從歷史的「文明導管」升級為未來的「文明轉換器」和「價值共創平台」。

在故宮百年華誕之際，我們欣喜地看到，這種共創已初具雛形。故宮的文物修復專家帶領澳門的青年修復師，聯手拯救那些見證過東西交流的珍貴文物——可能是經澳門傳入的西洋鐘錶，也可能是記錄中西合璧藝術風格的外銷畫，共同守護着這些跨越時空的文明信物。

更令人振奮的是，數字技術正在為這段古老的對話注入新的生命力。高光譜成像讓褪色的外銷畫重現光彩，3D打印讓破損的瓷器獲得新生，「數字學生平台」則將散落在故宮、澳門及世界各地的相關文物信息整合，重構出那個以澳門為樞紐的全球文明交流網絡。通過這些技術，那些曾經只能在宮殿深處欣賞的文物，如今可以通過沉浸式展覽的方式，在藝術博物館與全球觀眾見面。

故宮與澳門的合作，正在書寫文明互鑒的當代篇章。連續二十六年，在澳門舉辦的故宮文物特展，早已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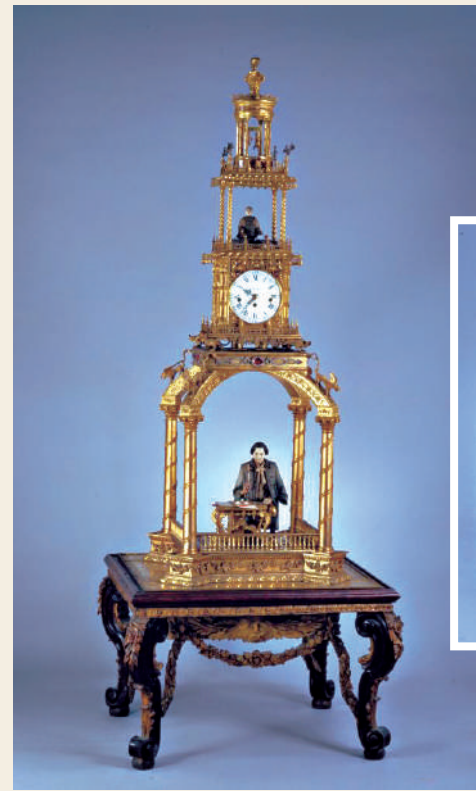
越簡單的「器物展示」，升級為深度的「文化對話」。「閱世遺情」展覽，將澳門的風物建築繪畫帶入紫禁城，這不僅是展品的交流，更是兩種文化記憶在中華文明最高殿堂裏的交融與共鳴。

這種對話要走向更廣闊的世界。依託澳門與葡語國家的深厚淵源，故宮的文物展覽應沿着昔日的「海上絲綢之路」，走進里斯本、果阿、馬六甲等節點城市。在這些展覽中，要有一件乾隆時期的西洋鐘錶與一幅澳門外銷畫並肩而立，共同講述東西文明相遇相知的故事。這是故宮

新使命的生動體現——不僅要讓世界走進故宮，更要讓故宮走向世界；不僅要展示中華文明的輝煌，更要分享文明互鑒的智慧。

四百年的器物往來，編織出一張繁密的文明交流網。澳門是這張網的核心紐結，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中轉港，更是文明轉化的載體。西方的科技在此被理解、被轉化，然後以紫禁城能夠接受的方式呈現；東方的美學在此被解讀、被再創造，然後以西方世界為之傾倒的形式輸出。

在百年新程的起點上，期待故宮攜手澳門開啟新的探索，以科技賦能、人才共育、展覽創新，將四百年的器物對話，昇華為面向未來的價值共創。這不僅是對歷史的致敬，更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詮釋。



▲銀鍍金南懷仁欸渾天儀。

◀銅鍍金寫字人鐘。故宮博物院藏

故園王新



人與事
王法艇

王新是我的老家，是我生命中的胎記。

夏日的陽光燦爛，給王新的樹木撒潑了亮色，明亮到蒙紗搖蕩，參差披拂的程度，平鋪素淨的王新除了新和光亮，悠長滄桑的氣息就顯得若有若無，難及絲縷了。

從王新小學向西，一條逼仄的水泥路蜿蜒，兩邊的小樓次第閃現，裝飾的顏色和布設有些別致，但不失新鮮。樓房前後有樹，也有麥田，甚至洋槐樹林和一些不知名的綠植也參差其中。好在這裏是農村，沒有人為審美而糾結。但走到鄉賢王明達屋後，王新的「新」就濡化了沉吟百年的古村了，彷彿在樹葉嘩嘩的林間聽到河流穿行草地的聲響——這便是一幅美麗的黃淮大地的個體素描：泛着銀色的樹葉是家園的全部亮色；小河的波紋在樹林的陰翳下顯得幽深，如夏天仙子的繪本；而萎蕤荒蕪的後埂上的藤條灌木葳蕤得近乎幽暗，其間，受到驚嚇的鳥獸逃逸的聲音在空氣裏蕩起漣漪，不慌不忙地消失，讓王新在生動中沉浸一種寧謐和安詳。

王新有橋且是吊橋，聽父親說民國期間吊橋上有炮樓保衛村民。我沒有見過吊橋和炮樓，但我記得小時候在溝裏洗澡時，可以摸到吊橋遺址堅硬的基座，基座上有巨大的方磚，方磚上面刻有「中華民國二十二年製」字樣，方磚之上是直徑約一米的石柱（也可能是石滾），這些石柱大都淹沒於水，俟至水小的時日，方磚和石柱就沐浴在太陽的光澤裏，呈現深黛色，那些方磚經太陽暴曬後，敲起來有金屬般聲響。多少年過去了，溝水少了很多，方磚、石柱早已蕩然無存，讓我惆悵。不過，吊橋和炮樓的遺址上有一棵巨大的榆

錢樹，在春天給我帶來了溫暖，多少感到寬慰。

曾經狹小的寨子，現在栽滿了楊樹和桐樹，在幽靜的夏日午後彷彿在諦聽王新的呼吸和講述。在村溝東北角，有一棵巨大的橡子樹，老邁滄桑，但枝葉茂盛，遒勁姿美，一些枝柯橫逸水面，和王新的內心無限接近。這些枝柯，或榮或枯，或大或小，遠遠望去，彷彿一幅古典水彩畫，黑白分明地印染在王新扉扉。

從吊橋遺址西行百二十步，便可以看到圓溝上的青石小橋，說是小橋，不如說是一塊石板，石板下面是一個直徑一米多的水泥管子，雨季，外溝的水通過這個管子流到圓溝，幾經輾轉到淮河的支流洪河。小時候的石板橋坑坑窪窪，幾十年的歲月侵蝕，石板早已平滑如鏡了，人走在上面需要小心。圓溝，與一條渠區別不大，南北逶迤。彼時，溝東有三五人家，瓦舍掩映在柿子樹、椿樹、梓樹和桐樹裏，滿滿的鄉村氣息。溝岸西坡種滿了倭瓜，紅薯，洋薑甚至葵花，水大的時候漫到坡，是有魚可摸的，不過那時我還很小，只能跟在大人後面享受逮魚的歡樂。記得有叫鐵頭盔和黃鶯子的鳥，清晨鳴叫，聲音宏亮，像是對王新的問候，偶爾牠們和王新短暫分別，飛走時的样子，至今還留在我的心裏。

東老墳是必須記憶的。東老墳是一片王新先祖們的墓地，也是我和小夥伴的樂園。

在一片松柏林中，東西向排列着大約十座墳墓。任何日子這裏都顯得陰森，但我們不怕。這裏有石櫬、石桌、石椅，也有一些說不上名字的石物，當然也有殘缺的石碑。父親說，他的祖上王三大人王寅，有前清武進士甲級花翎郎銜就埋在此處。印象較深的還有那些松柏，蒼翠如墨，莊肅肅穆，彰顯先賢們的風範和幽深歷史。可惜的是鄉人彼

時對這些文物不甚重視，在過去的數十年間，偌大的松柏林因為松子具有藥用價值而被人毀壞殆盡，那些墓地的石物也被村人搬走他用了。如果在秋天從高處觀看，萬木蕭索，松柏如徐渭筆下的鐵樹滋溜八叉，毫無羈絆，與周圍民居和蒼闊的天色一色，像一幅久遠的暗淡的水墨畫，令人不禁心存悵然。

天空揚遠音，蕭颯滿疏林，清冷由木性，秋色黯重幾。歲時展鋪，寒暑易節之間，「古畫」也裝裱了新的容顏。

父親說，這幾年王新變化很大，村裏的人家大都住上了小樓或別墅，村裏的環境改善很大，也安裝了路燈，特別是社會治安好得不得了。聽着父親介紹，我的眼前彷彿展現了這樣的情景：陽光明亮，鄉人殷勤田間，雨水灑在土地，果實堆滿廩倉，日暮羣生，他們在村裏的小「廣場」上叨嘮農桑，孩子們嘻嘻樂樂，及至路燈綻放光華，月光下的王新妝容清淑，曾經的傳奇也絲絲縷縷地滋生開來。

王新有歷史，但不舊；王新是新的，從歷史中蝶變，看着眼前這路橋溝溪，聽着眾鳥彈奏的音樂，棕瓦青面，呈現出新時代鄉村振興的特質，王新的美豈是一張方格文稿所能承載？

回家的路上，父親說，王新的新是從舊中過來的，這種新有政策的引導，有當地政府的扶持，當然也離不開鄉人的勤勞耕耘，「現在回村創業的年輕人都有眼光，有智慧，有魄力，他們加入鄉村建設，將來王新一定會新穎新特，新姿新彩，就看這些年輕人的作為了。」

八十一歲的父親說這話時，眼光明亮，收割後的麥茬頭頂陽光。一面「村鄉振興試驗田」的圓形標牌也閃光，紅彤彤的，像一輪衝出地平線的朝陽。

藍花楹盛放



市井萬象

五月九日，四川省成都市三色路藍花楹盛放，藍紫色花簇綴滿枝頭，綿延約一公里，交織成夢幻「花廊」。圖為市民從藍花楹下經過。

中新社

注意力受寵的時代



如是我見
陳安

「注意力」是個抽象名詞，可在小學裏，我們就耳熟能詳。老師會把它講得生動形象：「每個同學都要集中注意力聽講，思想不要開小差。」——開小差，不就是從戰場上逃跑，當逃兵嗎？哦，記住了，我們的思想不能當可恥的逃兵，我們得集中注意力聽老師講課。

於是，我們聽課時就不再偷看連環畫，不再想買雪糕，鬥蟋蟀，或其他種種蠱惑童心的事情。否則，在你開小差之際，你會被老師抓住，要你馬上回答一個問題，你慌忙站起身來，不是張口結舌，就是答非所問。

於是，我們在學生時代就學着不三不四，不分散注意力，而是集中心思去聽講、讀書、算數、備考，更在一張張令人心慌的考卷上把注意力集中到最高點。長大了，成

人了，進入社會了，也就會集中注意力去謀職，去工作，自然也會集中注意力去找對象，談戀愛。

出乎人意外的是，如今進了數字時代，「注意力」竟頻頻受寵，被重視到不能復加的程度，甚至出現了「注意力經濟」(attention economy) 這個更為抽象的概念。筆者素來是經濟學、商學的門外漢，所謂「注意力經濟」，我對之百思不得其解，於是只好轉移自己的注意力，去瀏覽有關的解釋材料。

原來是在如今這個電子信息時代，影視新聞、圖像作品、視頻平台、網絡短片一擁而上，每每時刻發生信息爆炸，團團蘑菇雲冉冉而生，但受眾再多也是有限的，人的注意力也是有限的，於是，「人類注意力成了

稀缺的資源」。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甚至指出：「在這個信息高速發展的時代中，注意力的價值會超過信息。」於是，各種媒體便全力以赴、千方百計去吸引、爭奪人們的注意力，讓更多人的眼睛離不開網絡、視頻，離不開平滑連續的影像，當不了電子時代的逃兵，也即實施「注意力經濟」法則，通過各種廣告模式、觀者訂閱點讚、流量變現等方式來增加收入，發財致富。

筆者總與時代脫節，當有人早已利用人工智能(AI)來作文、翻譯、畫圖、作曲時，我才知有一種「短視頻」可刷，也就試着刷了起來。出乎意料，我的注意力迅即為之吸引，各種各樣的內容，色彩斑斕的影像，嚴謹認真的評述，生動活潑的娛樂，應有盡有，一刷就是三四個小時。

起初是一種好奇、興奮，可多天後發現自己的正事被耽誤，開始感到不安。筆者正在編著一部英漢美國形象語辭典，每天需編寫至少十條詞目，但一刷短視頻，花去半天時間，一天就只能寫五條詞目，如此一來，那上萬條詞目、兩三萬個例句該寫到何年何月？一個八旬老人能有多少多餘的春夏秋冬？

我覺得有點着急，產生一種自己的注意力被奪走、本分工作被耽誤的遺憾，於是趕緊把自己的注意力收回來，回到英文習語、俚語、口語上來。

總之，我的體會是，如今當有人寵愛、分散、奪走你的注意力以增加其經濟收入的時候，你要維護好你自己的稀缺資源，守護好你的注意力，做好你自己該做的事情。